



由拳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嘉則先生詩選序

壽稷正先生八十序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舊集自序

贈陳伯符奉命歸東序

贈楊君令益都序

贈徐君令海陽序

壽李翁六十序

壽黃翁七十序

壽汪大人六十序



壽范太僕七十序

壽谿谷先生五十序

青溪集序

由拳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赤縣神州吊古豪傑蓋私心誠咨嗟慨
歎之焉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天或者歿私於西
北西北土厚而其氣雄渾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
青齊燕趙者關中太原古根世業傑之產往往而

其產無論古昔即如空同大復兩先生又西北人
嗟嗟吾東南之美信徒竹箭矣乎是東南之羞也
吳越金陵玉氣直走姑蘇下大江經會稽而盤礴
於甬東甬東者西枕會稽東俯滄海故越王勾踐
之墟地不壯於此矣大風之所震盪而長波之所
激舛氣不烈於此矣譚宜有振世豪傑生其間命
令當世而照耀來茲與青齊燕趙關中太原相等
埒可矣至歷千百歲無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
以故乃近者靈武收降人文稍稍出焉司馬公主

盟於藝壇沈肩吾馳轂於金馬君房箕仲高視於
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來之雋龍變雲蒸指殆
不可以一二屈也而莫不力追遷固氣吞曹劉六
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迨諸君所
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先生
才奇甚少為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庵先生
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得之輒茫然不省其
何坐是竟連塞木第世宗皇帝時嘗夜明

問為書也

挾筴走湖海往來吳楚閩粵間先生少年嘗才
敏博能對客揮長句落筆百韻不止咸蕭灑出塵
穀名以是大課及歷覽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內豪
傑遂以盡文章之大觀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艱往
往悔其少作矣方先生從少保昔余少不解事稍
長從諸大夫士遊而先生又多在湖海間故余雖
嚮慕先生先生亦且知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絕不
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司馬公所一見把臂驩如
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盡出所為諸藁讀之

至漏下五鼓不休如登西華山下睽黃河若帶
泰岱臨竭石而瞰滄海曾不盈睫焉蓋竄然表其
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無弗稱先
生者而余猶強項不下至是始豁然心折先生
北面稱弟子云夫今世脩文之士滿宇內用力勤
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夫見夫矣或不致
致精矣或不情不傳舍薄收頌東之譽而終
世之名天刑無妄可解也

今則人人能矣乃取之博夫而出之無窮是之
長而運之神應所謂一代摠統之才者竊以謂是
生是邪非邪令人學子長尺寸寸求之字模而
做惟恐弗肖循牆而走踟躕不得展步而先生歌
從容出之若不經意即言言皆若出自太史公口
吻中譬如庖丁之技授刀而立躊躇四顧何勇也
今之擬樂府者徒得古樂府之字句耳先生不屑
屑於擬古而春容璀璨即言言無不佐漢魏聲
言古詩亦出自機杼而富才勁乃自令聽謝如

暮先生之發聲者猶僕求人之承嗣擬之而毛
矣而老長於七言古詩蓋海內餘獨步焉王元美
謂先生希表之傑嘆乎先生獨傑希表也與哉先
生嘗從酒中失言曰世人多稱李杜舉無定品李
如春艸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
如雄與中然大山喬嶽長河巨海藏其雄壯
古詩應風激波震霜烈日何不有也每言必

詩當杜則杜而別者詩何來乎以之

諸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遠標之力何耳誠也而
令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
燕趙關中太原爭雄長豈不盛哉昔班孟堅能漢
書傳武仲猶然咲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又傳者桓
君山一人而已夫兩生之文同岢者有識有不識
乃皆闇沕當昔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濟
南生汪伯玉吳明卿徐子與王元美兄弟皆以才
自雄傲睨一代視海內空無人而默推轂先生此
其人可知矣歸來倭言無當然不佞非欲先達者

也今其為重真在正法眼者每親之顧何亦恭不
佞謂先生命真從子真仲遠先生壽壽壽壽壽壽
真仲遠遊精吳而先生為不佞奉之先生先生之
來何來傳清以文字持名真仲亦真本物不佞
懷德慕先生來矣四真仲遠先生壽壽壽壽壽壽
美善壽壽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真仲先生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真仲先生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吾何知為必不者曰噫嘻從諸大夫講學也
敬其教子也始業儒九韶病疴康業及教其子
九疇九疇以諸生求名蔚起吳越聞寢寢取上
榮名矣而先生文置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
本念善又安能知上第榮名完真抱一非與
與今處廟落無他賜人或以機事進先生曰君
抱機事進者余何知機事鴻業遠汲然
懷誠府巧註橫生九疑百折厚直際由及
乘而余獨抱朴以遊於世世其以為善會
余

奚而不可且吾不能詭人人亦柰何能詭豕世以
是益多先生稱為長者余鄉中林沈氏出自吳興
六朝而下代胥聞人稱盛矣乃中林其先未甚盛
盛之自今日始若嘉則箕仲肩吾長孺諸君皆世
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夫行能顯名當世為聞人咸
甲天下今天下誠不乏才顧夫若諸沈曩曩然
寧有二矣不佞嘗一再過中林山川無大奇
以能有此諸沈哉則河之稷丘先生云不佞
地之生夫焉也夫

為之沃土上腴寔生榘桷蛟龍之生也蓋又有
澤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夫物大者未有
以薄殖者也今諸沈之累累乎方駕而起而聲相
切而武相望以翕純一豈此非又得之山川則其
前人敦龐好脩薄收之身而厚遺其後之人其所
底藉者深也所底藉者深以有顯人令聞長世不
亦宜乎故曰觀於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
也諸沈氏與不佞隆輩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操枵

鉅舍然自放而散薄襟邀小儒拘擥俗學而飾性
命之談以護其所短先生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請
完真抱一而弗與外事者此其天性先生今季不
十高矣是為萬曆五年丁丑會九疇與不佞隆並
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請曰家大夫若夫
慕教兒子九疇董董有立今年家大人春秋八十
而適九疇成進仕乃始通籍都下不將與共

為壽神相慳動矣將復寵靈於吾子吾子

大又深幸國之不幸也

母明年且八十倘得就小吏四方迎養老母且
明天子牧養元元而下伸烏鳥之私不佞隆之所
大願也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今者隆惡得無言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
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
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
歌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
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

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
不寧然人不歌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
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
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
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
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夫則詩漢魏詩
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後來而
何為詩道其去乎是禮高天選唐詩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
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
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舊集自敘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善厚戰方內哉腹不胃先
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啣嚶稍以音節輒夸口而薄
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裊搖乎
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
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

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徃徃富
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矣古人之業專精
一家而今人好獵眾體及其學也無者一家即矣
論及體矣而災日月為山川羞後世且遺遺矣
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譚我道者則其
學莫為詩歌有行逮乎身段而集出出其

其高者雖說諸生聚而古人之業雖壯其

其高者雖說諸生聚而古人之業雖壯其

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言其
語屠子曰往子向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
是之不已此瑕彼瑜如所彈射言辯矣而特論
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
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其適
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崩
晶六合曠朗黝黑靈靈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
給訝其狀異矣今夫閩風之上泰山之巔蕩蕩
忽蕩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舒頰頰翻龍

鬼神宵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
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
之間渟泓澆滲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
鄭衛之郊卽卽之道茸茸者艸和華灼灼和秋
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
夫采芝茹松剝形息景叩大石而研履境也而
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翅鷲水兼中文質
以鍾靈氣清濁弄夫然而當之無不道也

而讀今人詩則不達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
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瀏澆
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
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
沉余嘗讀古詩歌讀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讀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今
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達不達之辨與即余之作
吾取吾達也吾取吾達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乎

又安能知之

贈陳伯符奉 命歸娶序

萬曆丁丑陳子成進士奉命歸娶則春秋十九年
陳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嘖嘖中豔之胡然
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
娶而奉命以行也是都人士之所為嘖嘖也
成進士有不處才者矣而陳子才者有也

夫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

罕親者哉。顧不佞之所為中黠陳子者不在是。子以萬曆丙子歲與不佞同舉於鄉。今年成進。又同陳子十九。余其所為公車奏牘。顧湛澹。蒼然色也。至譚國家善敗之教。洵諸種種。皆務大氏智計。深長欵欵。謀國石畫。主者得之。謂是。夙學以啓牘。則少年乃大相視。歎詫於是。才名藉課。都下都下諸公。爭識陳子。人謂陳子必豪少年。負氣而陳子殊不豪。少年負氣。蓋噉噉。磬折。諸公間其中。耿介毫不苟。而外為共禱。與人不作。

其適而已。處事不膠。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其無難也。不佞蓋視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不遠陳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率不免浮華。跌宕之氣。而陳子長厚。不啻老成人。若爾豈不難哉。不佞之所為中黠陳子者。以此。陳子可謂衣綉畫行矣。光動里閭。且又噴噴。陳子不佞願陳子益自廣。其無徒取光榮。與哉。

太原楊君爾立以經術起家萬曆丁丑進士拜
都令將行過不佞問政曰植不肖幸藉先生寵
通藉於朝為令則亦惟是不肖之故願安所能為
植懼廢墜厥業以忝門下將若之何不佞曰夫仕
奈何薄令哉令奉 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
皆關白令事有不關白令者皆得罪 天王之法
議其後矣貴臣藉寵靈於朝可願指百僚而乃歸
悅而聽於令無敢橫即橫以法裁之易令市井豪
椎埋為姦力折千夫莫有詰者而令走一二廝隸

以鞭箠使之如驅孤豚又諸編民老少婦孺子陷危
痼瘵煩冤鬱苦罔不朝夕仰而待命蓋不啻農夫
之望歲也士起布衣朝拜官而志意可少行者惟
令尔仕奈何薄令哉願不佞私計之令宰制一邑
舉手搖足即境內視以禍福焉政令之行有如抱
鼓其所伸縮展厝非特之至公不可吾之頗僻起
微芒而彼輩之受之者已盈於尋丈一不當而
政行於一家即一室之人悲愁嗟嘆夫頗政行
一邑即一邑之人悲愁嗟嘆夫甚頗政行

息疑於仁恕趨走疑於通方刻核疑於威明闢
疑於長厚有一於此皆黔首之患也此猶其在
者政令之行有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以為不賢有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以為不賢吾以為上則下不
堪以為下則上不堪下不堪則德義不脩而令之
職廢上不堪則名譽不起而令之職亦廢令獨奈
何而可易為也雖然亦願人為之而已今夫涉者
亂流而渡則其所以為患者非風濤也操舟而謹
維楫蔑不濟矣其有不濟者天乎天吾奚憾也歎

者不志於的中無幸矣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
也為令而兢兢循法守謹官戒上之敬共主命而
下之願畏民當蚤夜以思庶幾其為賢令如是即
不幸而得過必小上且亮焉藉令蔑視其止而不
從欲以逞其誰能堪之故吾無患為令難為賢令
難也揚君為益都益都自古青齊大國往牒所稱
兼舉毅為府摩者也今其兼舉法鏡雖疎性
為冠劇可知也不古雖齊大府亦難為益都

百有一存者乎則楊君獨奈何以治之也仁而不
柔通而不詭嚴而不刻厚而不阿而又出之忠誠
操之粹白何齊之弗可為矣楊君德器深湛益有
道君子也為益都吾且奚患哉

贈徐君令海陽序

代作

姑蘇徐君維嶽起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
陽者嶺以南劇邑固賢詰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
往往中豔內僚謂內僚無所彈壓不至磬折奔奔
監司間貴倨矣而薄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事

也且嗟嗟士君子涉世何論勞逸即奈何用尊貴為
賢哉彼都人士方屈首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
書史或抵掌譚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
解矣然皆非得於身所涉歷而以意揣摩之者也
夫以意揣摩之是不登九折之峻不泛大海之深
而言高深者也空言鮮實美及一朝起迹布衣為
王官幸而叨內僚依輦轂文學侍從之臣侍從金
馬鋪張鴻烈諫諍之臣出入禁闥拾遺補遺則
可謂榮華貴戚矣而薄州縣者分

之符出而宰制一方彼一方黔首環而待命受
束窺喜怒望靈爽希恩澤何令弗行何禁弗止何
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莫而及民矣莫行一
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吾且為文翁吾且為
龔黃卓魯一展厝余即有所彈壓然以彈壓故而
令掣肘不得逞所願欲為循良世寧多見乎又多
閒于世故諸糾禁勸細大靡捐皆其身所閱歷
而經營其所閱歷者多則其聞見博其所經營者
久則其形神固故無論不罪州縣之事罪無不罪

者矣無論不能州縣能其官無不能者矣登九折
之峻泛大海之深將壽者復為高深乎由是言之
州縣勇而左於內僚也不佞觀徐君為英州州
豈弟長厚人而又平居鄭重末輕美惡事且進
揚矣則其為海陽可知也抑不佞猶有疑焉夫
養者奉百皇之人而願指東漢徐不佞以為
悉焉是也知又據然能其其止也夫

而長表至不... 肆為侵牟... 弗逮於寬政... 廣慈惠也... 斯其大者也... 拔擢刀十九... 研方其新... 矣徐君其勉之

壽隆齋共舟游

夫嗷嗷負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夫人苟
非顏回原憲而徒跼踖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
稱揚哉益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
利何足榮謂其磊磊富貴者也貧賤何足
避憂貧賤者也范蠡窮則成道而浮五湖
季金東三致千金大以為貴堅坐而不知
英雄美妾之餘也世有操舟者其

卷之三

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鳴夫于
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
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貴
雄里中兒而肯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
投壺射覆忼慨歌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
募善施而謬為織書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淫
怒娼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悉
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甚心於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得書長類為錄之

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笑用之刀錐
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於樞
雜儒生而言李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志局不
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
趙翁亦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待與賓客來
之別為遠中此章為翁壽願不佞無難游遊
不願榮耀豈有既乎

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趙翁亦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待與賓客來

書即思經營天下其卑卑者馳騁於榮利之場
殖厚享內以媚其妻子而外誇里閭此無論高者
砥厲崇階上伐以五脩名而託竹素或竭天下之
力以徵厚俸而軒舉鳴張投機違會殫心勞形至
皓首窮年而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
性命之理曷與焉黃先生以贊為郎承鴻臚留都
贊 國家典文采表於世矣循是而歷敷中外
踐登華要即論榮利以彼其知計脩名上伐無
難致者先生顧志輕珪組心慕雲壑玄髮空身東

營菟裘海上日與諸賢豪長者釣遊鯉弋高鴻彈
琴歌而咏先王之風歲時伏臘置酒張筵作大
雅之會詩取適性靈而止不以雕虫之技苦心勞
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冲融居然綺皓何至倒接
離豪飲哉其於世味泊如也又以行義高於一鄉
郡大夫羞差鄉祭酒之位者踵接也即若未通
聽聞稱鄰里者先生不媿焉夫世味薄則能
守節動來則天和全行義高則基垣厚道遠矣

神明也

謂高曠玄朗者哉不佞某與先生有昏姻之好其子某君弘達而溫夷有先生風如漢萬石君家稱世篤行長者不佞某有咨嗟焉於是先生春秋且七十而某為之敘夫一任之漁德烏能稱揚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難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於達人獨行從寡陋之觀而操介特之標岸然矯俗為眾庶規倘非其好則或以為名高者也非以為

高則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平居不習見往牒鴻鉅其見不越乎家人米鹽絲絮間顧安所得高羨而稱之婦行高羨非得之習見蓋其天性然矣太夫人者姓某氏余年伯新都江先生夫人同年汪君東之母也夫人十六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相先生事其姑某夫人曲盡孝養寧夫婦饋粥不備而不忍一日不備某夫人甘毳先生看柳每慨赴人之急為高行末以貧為解夫人提

先生相繼勸無所苦嘗說夫人道

氏姜氏隣富人欲薰姜氏室則陰持其事說先生
令急之急之則姜氏坐困其家且折而入於富人
先生謝曰奈何傾人以自封殖吾寧無責不可令
姜氏無家遂棄責歸夫人殊喜行義當如是矣諸
兄弟坐貪先生罄產資諸兄弟逐什一之利諸兄
弟費用稍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處之怡然謂先
生曰君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罄產為諸伯仲地
君之不給則亦惟是諸伯仲之故今諸伯仲誠幸
不乏絕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

之人而厚自擁其富饒蓋未嘗怨言德色諸如問
此尤人情之所難哉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以
煦嫗姑息畜其諸子務朝夕教督引之德義江君
自甲子舉於鄉願連蹇不第者十年有奇意色已
不自得夫人呼謂曰兒來兒患不能為人無患不
第矣其益自砥志脩名以自託士君子之標也
墜先人之集光余觀人士以行義名天下而
並者豈必盡世之通顯貴也哉至

無以

君與不佞同第進士夫人則又遺書京師戒之曰
兒嘗患不第今業已第矣願余之所為者患者非
不第也若蒙 主上恩且叨一官中外其有不失
乃心從事而或二三其德以忝厥分者余且弗予
不佞幸得以同年之羨從江君遊見其恂恂雅人
行能率矜卓不爽於程則既私心嚮慕及觀於太
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今年太
夫人壽六十不佞觀於太夫人之所為壽者以其
有德而賢有德而賢名在史氏壽且越于前絕
百歲不為永年何言六十哉至兒子他日致位通
顯將藉 天子之寵光以為太夫人榮此世俗之
語咸無取焉

山使錄序

嗟嗟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
議論即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慷慨喜奇節時時與
人談陰符黃石人竊姍笑之不信也 世宗皇帝
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內訌尋干戈不已當是時
得深智辨有 如陸賈者緩頰折衝而

將軍與蔣生者遂伏劔起使日本及說王直諸酋
立竒功海上兩生實同首事而陳將軍功最高余
讀兩君出使錄則霍然心壯將軍夫東方大患不
煩操寸刃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竒男子
哉五石之瓠非不枵然大也而或濩落無用則奚
取於大矣余觀書生平居抵掌談天下事則氣蓋
一世而徃徃大言無當即一出經營四方有不
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道而
造隲功名大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

徒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嗟陳將軍顧獨非書
生耶抑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
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修馳
驅可不謂難哉嗟嗟將軍今老矣尚不得歸建侯
印而猶然領偏師從大將軍海上俯仰浮湛天
不展將軍何數竒以方漢李將軍異世同慨夫
軍嘗為余言余自起海上事戎行履危涉險
九死賴天子之靈幸保青領余賴天子之靈
幸保青領余賴天子之靈幸保青領余賴天子之靈

室歸老鳥暇則挾弓矢射虎南山銷乃公雄
俞一日出使錄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
語道將軍事將軍得無少怏怏於茲哉願將軍
以怏怏為也

陳子有制義叙

夫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余
觀古士射策上書逃羊承起徒少而都卿相者非
必皆鴻鈞大人然其大較派覽百家鼓鑄群彙精
詣默運霏屑而出之一也其最下者燕張信楚

迺攷其當肯立談世王之迹雄辯朗暢亦自斐然
計其向中非絳萬古不能辨比於弄丸舞劍投壺
鞅履鄙夫曲士之技靡弗各臻其妙故古人無不
精之業也哉 高皇帝置令甲以制義登士士
鴻鈞大人非制義不登要以博綜經史諸家而
之以閎達爾雅即以此覘其向中與其他日之
表見及其救也士務華絕根勸一二陳者以
時報幸焉通合即文軒華相意深憐不

誠文軒華相爾已無所不可有如入而謀謀善
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一二陳言
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顏行古蘓張諸君則
唾而公不知今蘓張見今博士諸生制義亦唾而
公也由此言之今之鴻鉅大人蓋不得與古鄙夫
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博極群藉而今才瀕
牘方寸爾古者談枕至皓首今垂髫擲管而輒登
作者之場何相懸哉余益甚苦讀今制義如嚼蠟
每手一篇或不卒業罷去矣天祚 皇德士興

文者往往舍枝葉而求本根士之博雅好古
其始如電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走已
稍狎之不甚驚恠今則如蒲萄枸醬入中國有見
珍者美士生斯肯其亦幸矣哉嗟哉乎士之登朝
宦徒為猥華豐貴富哉固將釐尺寸而流什業
而乃徒以空文進而又早之乎陳言是海也
七尺之謂何何士之為耶聖廟有三陸先生
才士廉繩墨由道言楚為德成者陳生

諸文人才士各私用向往迺令以小吏從君子
蓋視事之明日子有諸君輒見枉余為驩然把
再過子有出所為制表問敘於余余得而平業則
多平日所習見者沉雄高朗秀拔人群是恃雅好
古之效也旅廬中有人哉余不佞迺幸得竊觀太
國之風折節諸茂才異等而愜其平生雖登崑崙
從化人遊何足以云于是樂而為之叙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叙

夫析珪儋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

人代之憂斯非不各適其適迺皆未免為終一隅
閭曠之士絀焉如必以箕穎谷旦為羨則
不齒於明智矣以駟馬高蓋為奇則
矣夫不列於人倫要必達權觀化視
賢豪大人心執玄德神動天游進可
谷過谷則駟馬高蓋不過全則善
謂亦用則金朱集楚東世楚楚其

歲揚穀物天

...

從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高才卓識先生群衆
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私議曰某也儒某也亦
已而果然達試於鎖闈出私議曰某也儒某也亦
已而果然蓋無不符合者東海於是咸驚羨先生
神智能得人而都人士賴先生以成名者無算矣
宅心平而持憲肅也以故范先生之為警學後者
稱越絕師表云無何為大方嶽晉岡寺登於危刹
涉歷榮華功名愈益沒焉而迺黑髮懸華鬢歸為
築彌園者也夫由前觀之則灼灼伊管之思也

後觀之則居然箕谷之操也斯不亦閭曠士也與
哉不佞某以職事至雲間得款奉先生顏色先生
不以某不佞時肯投以瑤華之篇又引之遊於彌
園觴咏為樂也蓋不知晉者阮嗣宗之登蓋門者
以異乎無以異乎今屬曆七年之郵嘉平月也
先生七十年辰請文學道生送詩送酒飲之
象南徐生孟嘉柳生孟野華謂不佞為先生
辱為夫世務之虞可與為木柴則

歲萬曆丁丑不佞隆舉於南宮首同舉於南宮
三百人而樵李馮君夢禎為舉首與不佞隆言
語合結馬聯鑣兄弟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從余於
長安逆旅每君至余則閉門謝他客獨呼三三同
心相對坐茂對乘漁風背而劇譚雄辯懸河倒峡
旬旬卷雷電乎舌端時而為枯禪突然寧儻靈籟
不滅天青日朗意境所到坐失千古不佞隆亦數
脫駟驪乘從黃公貫酒佐驪每秉燭至兩廡壯坐
垂簷檐阿而西山低於几席輒起擊玉唾壺抗慨

不休或因以達曙矣馮君博雅慕古言則稱先王
與之譚六籍子史旁及稗官小說則襍襍乎炙轂
而出之也所談結溪港非竹書汲塚之采蠶室間
文字不以辱墨卿蓋堅亭伯而下勿論也為人高
擴玄虛守真味道余西人嘗以志操相砥曰男子
墮地豈止析圭儋爵要以提德義雄魂自放蓬夫
白之塗舍取亮之素不媿兩間榮貴何為夫
之所以盤迴重淵而翱翔太清者無欲故也
有欲大即得而無之是蓋天之所養也

人屋長安未嘗騎馬衝泥懷一刺通豪貴人泊然
自潔云無何馮君以舉首故得留待詔金馬門而
不佞隆遂領穎上公然信使往來無間也暮年而
移青浦青浦公樵李一水也於是嘗時使人賫書
往候其尊人谿谷先生迺君亦以予告東是為萬
曆七年己卯而谿谷先生適卒三十遺會逢嘗稱
異數哉先是君遺書上曰不可一世而獨
某得幸於子子以兄弟之好視其明年家君壽五
十秋七月實維生辰某將以是月獻一卮為馨焉

壽詩以子疇答羨寧得無一言貺家君家君谿谷先
生者蓋吳越間隱君子也其先儻藹然以俠節少
年治遊聞於里閭已而後寬大長厚之行輕財樂
義為世通德今則屏去嗜好脩然清枯日講玄真
要眇之術居貧不悶也蓋家君為人大都若此矣
不佞隆既與君脩兄弟之好而以諸父事谿谷先
生是固當有言雖然余蓋亦有大感焉先生生及
以七夕嘗招搖指中天氣乍涼馮君百拜舉觴上
壽洵美且樂而不佞隆是生因

子超舞瀟瀟婆娑彈八琅之璈吹雲和之笙以為先生
壽也夫盈盈一水相望何但如天漢間哉

青溪集叙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琴地居雲間西鄙為
澤國空波四周多鷗鳥菱芡小楚楚每乘月蕩
槳如鏡中遊九峰三泖落几席湖上蓋又有二陸
先生墓云余稚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
先生就李馮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
方舟出郭行遊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

竝簾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暑
樂甚已復相携汎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止躡天
馬吊二陸祠忼慨興懷焉蓋流連三日而開之別
去嘉則留壘頭旬日余退食即相與揚柁風雅詠
咏先王不及於政嘉則得詩如干首余詩與之畧
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獲而
王哉余與對壘遂迷畏之于是謀刺先生詩

明之付焉而用青溪集

由拳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讓柴仲初

與李之文

與楊伯翊二首

與賀伯聞

與余君房

與田叔

與沈長孺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上座主啓

與沈君共讀子

與孫太史諸君

與孫太史諸君

由拳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柴仲初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今者僕將開口
前數足下以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拙
落其於人禮數蓋未嘗熟熟然也然不敢以此事
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

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

飲酒樂即天雨文侯無為爽也晉文公業與原人
胥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季布諾以有聲
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
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
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
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閤人
掃門庖人治具館人設榻肯時謂足下且來乃一
期不來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戶
外履聲則謂足下來矣而足下竟不果來僕所居

山中誠落莫夫遯空谷者聞登然之音輒喜斯恒
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號稱相知者哉
僕交諸大夫士后交不少矣願馭拳拳足下若斯
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空何如者丈夫處心有
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
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閤於廣遠揚空冥於
白晝弗可改也是以壽政扶而於嚴仲對於
於燕丹於懷柱斜於正基伍相於金於於於於

荷居足下訪藥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
腹猶果然者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管人繞一
思并里命駕幾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憚
趾無為室約不者何辱命焉而後令僕朝夕引領
西望是足下以此美僕也僕即何有於足下哉僕
日開門下禮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北面古帝
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
山明三載史記漢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
與之臨對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窮山中未大落

英也是下何為扶城市傲殺異子居大江以北僕
十至是下之門是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
邀國士耳去三十里而還即表足退不敢前而
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篲後海上諸君有辱
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者有徒室言備
而竟不遣其塵者僕亦請君固不數數然也
僕於今則天大異有是則善矣是則猶然也
是則善矣是則善矣是則善矣是則善矣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有處宜何如者足下有
試思之汗救救下美葉元耕於僕猶足下也
之約元耕寔與馬幸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
下刺刺盡所欲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走江海
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若
愴怳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若
始以才名取人推其見賞乃本勉之以就為世

業而徒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
塵剪拂已改初心不佞疇嘗虛名稍稍起彼都人
士謂駛馭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
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迎玉案虛左而迎候
此時矜昧坐充采一言借租墨墨不為不佞
我不佞亦慮恩街遇新節委心承其白虹氣不
其思港袂以報燕丹新水故鄉亦不

新水故鄉亦不

新水故鄉亦不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馬詩人託意於谷風
著論於絕交有肯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
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
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全
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累臣收孟明於囚
可謂歲寒松柏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
河掬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
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昔時能
文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
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慷慨
拍然也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承過
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
兩人者歎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歷與
然步武不可以相去不佞嘗有所綴而之文
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
素會之文不在即無奇思無佳句也而之文
即得亦思得佳句

即得亦思得佳句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
而珠玉寘也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
雛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雛鵠不常有
藉令鵠雛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
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
詆之為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
見哉而耽香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既
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管楊惲為司馬子長之
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

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
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
佞之取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取讀楚辭
豪書生哉匪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
遂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亦

漢書生哉

漢書生哉

僕亦慕李山人甚足下有命明日當走大
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
居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
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
奇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
何也僕襪線之於忝辱都下諸君認見推轂謂屠
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尔令得見承伯翼當

何以云不大驚辟易走乎僕昔時對諸君口是筆
不置大江以南寔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
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在大江
之下近佐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輒鼓舞粉黛
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豈僕居都下無米
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勞苦
奈何萬里去舍其既遠而從牛馬走中以為
頑安樂者高厚莫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

慙不能達不具而冗不及具幸為承謙注君

與賀伯閣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
咄咄馮生奈何衰然絕多士而奔也彼王者顧安
所得雋始謂是適然尔洎讀其奏牘稍墨危乎樵
竒而出之也洎又叩其中則又多竒閎肆哉稱博
物君子矣衡兒港上宴生此人足吳越霸氣之餘
也泱泱大風哉僕謂之物遂窳樛李之勝觀止矣
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稱賀遂來能休云

蹴躡之足尔尺尺寸寸董而得踏至如賀生八駿
者也以獲天子登遐而躡崑崙之上下眎大海不
承兩睫爾斯之謂神物若爾不安所稱竒今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賦往美傑殊不聞君無何馮生
出足下尺一僕請之平業然自來也尔
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漫本爾趨衣來而
夫令其而生並舉而為中其得並者爾矣而
之

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是以鄙人始而
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
先生殊伉真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曰
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本
道僕謂取之物譬若群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
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獲之茲奚以馮也即亦
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
九天下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滂六合操鉞莫
細柯為身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曷以此重天下

曷以此重馮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
之取此物縱送間尔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
聞足下雅不善里中傖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
上者山嶽乎浩浩走八紘者江海乎鱗鱗捧出而
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怪亦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彼徒慙小夫惡暗者

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翫起。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儻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儻父哉。足下正心奇矣。無所不可。而以奇取。既於貴誠。可為足下稱寃。然此惡乎。照賀生下士尊道大咲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改玉也。大夫知己。特有海內二三奇傑耳。若此曹幸置不問。賀生以奇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嘗與有宿咎。驪乃從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

此皮相矣。假令賀生治治容飾。無所不。奏諸時人之前。肯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二。此資哉。願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也。聲名藉藉起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頽涕。一當馮生。獸鄙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臂也。私計謂延頸者萬人。不直屠生一眦矣。一日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相隨直入視僕。僕乃據林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乃稍稍。奇。既而相與。譚于。如。集。而。出。物。也。

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寔已吾疾益自是始
為石交矣馮生奇士能知足下奇倘所謂臭味乎
徒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來思得一觀天下
奇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不能一二
屈而卓倪括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北即
如秦東南益多奇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安得
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不
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走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三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噓亦一快事幸退
下無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答者先生之馬背東也僕與二三知
遠之都門相脉不能出一語益顏精殊不健
僕與無三知已即白日為足下無談無
野肆好身服峻絕而陳地無六全委
幾進也者其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下 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陸不得與
得與箕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肯開
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
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
東還作何狀秋冬間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
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徒日僕僕牛馬走中山
靈○笑○人哉田村書來甚督過僕僕寔不佞以勤田村書
為求謝之人

與田村

車君來淨足下凡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佞自謂
落無他腸抱樸直以遊於世譬如不繫之舟
沉沉澤中任其所之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
無論善敗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
而善美之敗而敗矣日中所為至莫有命枕
席沉沉臥亦結朝復然苟無甚大利害即有
甚大利害皆或都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苦
蓋心無思而且也不佞于思無愁而且也不
佞猶若未嘗則則矣

是為自適不佞歎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
以取大戾足下所知也惟不能小庶曲謹以治鄉
曲之譽評生平所操務將疇為足以取名疇為足
以敗名又都忘之矣又雅不善與肯浮湛憎喜自
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臧否太別當其淨意口津
津有味其言即直鉤在前曲鉤在後僕亦惡觀其
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鑄在金
石而僕固已舍然久矣乃今涉世不為不深世務
紛如蠟毛多所盤底蹶而復奮將遂謀改玉而鍊
谷成性迄不能懲熱羨而吹盤嗟嗟夫人之心拓
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
愚人哉居都下勉為周慎任閉關人蓋畫地而守
之三緘其口矣梁通聞問惟乘二三知己不敢令
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曰非以為
何如余宴不佞以勤田未藥石之言故其人也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
平僕朴

下開萬石之引引滿不羨發則穿七札飲得伏犀
洞白連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作何狀大
江之上大湖之濱事事遣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
塵作苦方落拓不第肯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
亦載營抱魄心自放於丘壑間殊無顛顛可憐
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繼從諸君馳
道上頽仰人昏聩將降心諧俗僕存不能肯而厚
自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蹶蓋利
害之所鑄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

臨百丈之溪歎奈何無廩廩也又苦炊玉而然桂
長安信羨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且
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咲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
整為吏隱然後惟所適尔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謹
何太早所謂未卵而求肯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足下得楚詩不自愧幸甚僕美之僕

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和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
疇管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濱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周元孚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蘄足下過同敘遠道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來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起舞益恂恂如見物矣

中起作祭伍君文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永懷拍
拍然始傷乎悲哉已復稱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意可知也文之工不工所不敢知亦一時奇興幸
足下急過賞也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僧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據胡牀
噉又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
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太史占僕疾來況
不度足下豈亦有是邪當新歲足下

取一九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
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
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
據牀築身以此不得如約弟豈真蛟龍邪何為水
中居足下當採大筏急濟乘牀上州州

為陳即作卷燭篇七絕寄意類溪幸足下過讀之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話
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篇鼎之也甚望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暨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
日預為地亦一咲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
者曷倩後身邪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莽
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以僕銷魂昔
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勒狀無他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祥芳會氣於未公白帝來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
極之平衡大鵬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
騁逐電之蹄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鷗張
寧逃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
關而入實驅司命而來走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石一顧盼而已
分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鈞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后帆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蘭
亭墨鈔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轂甘泉
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雙星臨太乙暫違侍從之
班來况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淄澠身登素城
望匹練於美門劍落豐城指凌龍於牛斗象園之
求玄珠吞喫詬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馬觀存
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詭賢六幕塵
八絃而掩雋謂果棟奇材不見遺於寸朽

出之風塵共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有大造於諸
生也雖甚盛德蔑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固極爰
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徵寵於執事聊叙雅懷
伏惟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允榮歡
忭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
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淨休太冬十一夕初
四日始得奉老母涉潁又鞅掌可知也坐是久缺
脩問赤心殊勞潁故自小邑不謂又彫敝不可言
延城廣袤三里窳落數家一兩鎮與縣官雜治軍
三倍於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
所鎮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柴
墻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其
屋泥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僅玉如掌夫豈
何有惟栢楊數林霜雪玲瓏然如玉豈不為
盡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潁州與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即今潁州太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義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改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諒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宛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蒐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晝無華足備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縣罄又年燥不宜秔稻蔬菜並胥豆麥鷄豚四種鷄豚又味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烹鷄豚一無菜市日奉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夫風塵空曠不止老母若寒夜起不佞

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
為諸君長安握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
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
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
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
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
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醉舊令諸
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
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遮燈佐炊煎茶

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
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
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今遣人
無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疇謂屠長卿終駭
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尔矣此大都猶其小小
者其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
先是太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
今去城僅二丈許今年三月春水嘗至或更壞

在旦夕方脩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以
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
安在逃不佞雖日徯焦勞最尠小邑寡諾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瓦石以羨倡百姓家借一石諸州屋泥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褱鞵與土
人同操畚鍤列在負擔日遶行百里而疲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
也嗟乎疇昔搦管清言居生令一至此哉不佞以
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忝歲間關抵家
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興此
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飢寒
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黧黑如木齒鼻息縮而
逆眦方遠謁上官跼蹐無奈涕何益不復兼昔
督楚楚屠生天乎其以承為昔夜也誰令聽之
人莫若始謂數字野亭相思不意

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與孫太史

抵任兩夕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安
思官以賄貶一錢不敢入私囊思竊情失職朝夕
兀兀至盡廢筆研思囚積冤除重犯不敢濫囚
一夫又日問獄囚饑寒冤苦狀而燠休之有盜遣
徒道亡縣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救
盡者隆廉得其狀給與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
益二年逝不得自來歸羨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當道得未減先是民貧苦吏苛又苦征歛急則皆
亡去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銜非正額秋
毫無取又審稽尸口田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
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橫隱漏者悉犁正之民稍稱
未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夫思
開閭隱痛不得上葦每出停車接轡聽夫之言
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入各盡言無隱
已即刑而有言亦報令聽之聽之而後刑之

風務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縱舍者
什之八九麗法者多一二萬萬不得已爾其催法
而可以理論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孝毆
母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論以天性至情
語至移晷薄責兒子兒子號救母母前相持泣隆
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
領之去日教替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貸縣
中縣逋啻貨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
人都無券皆如賈人言亡一之欺隆者隆感其義

悉放免無所拘繫聽其償賈人且謂賈此曹無庸
繫亡不償若所不償若者予則代償果出而盡償
賈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誅入者悉繫誅
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也
年過艾如揭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為不
然世人皆以歛先入者為賢而獨後催科者
民饒者多不探上喜怒而惟務吏上無罪者
於者隆之有是也

高其不賄又近好者不能媿阿取媿上官又似謾
謾其勇於興革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卑穎
上穎上齊民多不關白本縣而赴愬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繫我民人去前官屈體詭
隨跼踏自保至奸偽羽興乘機竊弄魚肉元元擾
豕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絕而以
為好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捉吏堂上械繫譁署
遮辱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合案文
督府舍人過入據御史臺南面殿率隆召而連署

之其人謙過良久乃已由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
無以託於世跡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北
荒土千里人烟消滅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
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法吏猛於
彪扈摧輸折於秋毫供應疾於湧泉言及捫捩氣
皆目咲共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豕敢布腹心
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
而萬金之役成不旬日黔首雖然文老成謂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適徼天幸亦或
其民醇之效歟讞生者穎上人雅有文行以貢上
京師幸僭顏色不佞所以治穎上讞生或能道一
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佐苦一城斗大土瘠民貧
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取千
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入屯崇墉瓦屋為富人
居者多軍伍齊民州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織晉而

鄙好訟善逃監司乘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屋往謂
穎於河北稍殷富歲增額征又多代他邑辦賦入
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壽二大州間車徒供
億上與二州等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
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得罪民又
不堪隆世情故踈雅不問於吏事奉職無狀
試問隆何以治穎隆則為置對吏者為好吏
和惡親吏理幾才智曉不先入於吏者為好吏

之役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領
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可以智計取
則或其拙之效也故骯髒有聲厚自貶損令卑令
江北更復卑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咸罄折佐遠
叅不佞即遮叅他郡倅州大夫過無論屬不屬咸
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監
司從事皆得與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與南面分
席坐平生屠長卿勉為共謹太過政得與他人等
尔馮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鳥觀

龍哉龍則安能其此為尺蠖却嗟嗟予不負令而
令負予出與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續錢稱
隐几支離癰瘡體中日癰且舊業長置篋笥中携
圖書數卷渡江不復注目又何敢對客譁文章家
也導巫馬戴星之途即奚暇自託於鳴琴之政哉
藉令介而鳴琴出道官長榜馬致安在却嗟嗟
生苦矣令苦屠生偉哉造物窺井而自託矣足下
橫邊海曲望之欲保來來坐流波館與是下

生歎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取憐羞諸公可
為長慨

與沈君典三首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
河梁之情何其愴也管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
已足下殊不知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歎
不用情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
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欷歔邑邑不能出一語請
僕且行至不然復過僕故居追憶此昔天地為僕

二三兄弟恻然無色足下耻之歎奮起去不顧烈
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之竟起
去不顧乃真有英雄之氣哉足下方落第肯走九
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臥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
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然諾意氣僕東歸與
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
子仁望足下哉玉上舍來得老母書敘不歎文字
高朗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而也吾見足下之
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

始足下勸僕棄去吏事作京兆博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所為
穎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思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門下睥睨一世歎僕風塵下走而
有驚色心多俗勝命也如何答之遠者玉體臃腫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不云云與足下道
此者明僕猶能知在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
日離家之穎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彊無恙無慮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為吏令屠生吏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
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竦嘉猷聞即報知周元孚
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茅以不見全疏為恨家
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云云
此言

都門把臂眷焉傷離嚴霜載來玄雲四馳天寒以
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賦頌乎云云好義
於漢事在云云足下為云云行云云
子與某仲元等以云云

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北斗闌干同袍之情
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
月去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涉潁簿書山積
吏事川湧拆腰而趨公府佞者以見上官扶伏道
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
掬合犬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寬大則牽於深
文謙息肩則苦於督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
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鷙悍者為
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苦踟躕平居
邑邑黯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
霄漢優遊清華方且立交戟之下侍承明之廬表
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儼馬天
上而乃二月以告聞矣夫寵靈息渾人情所籍足
下當鶴起之穉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昔振
道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苦居寵不
樂閉門下槩有知窮愁懷貴生之憂抱劄向之憤
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公
下不能指

此如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肯固嘗去
九邊臨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
之下歸而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
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顧反嘆
嘆溫厚折節下人憐隗子於困窮技屠生於稠伍
一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
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
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
龍可繫安名為神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羨
士林動色用匡皇國旌我同胞豈不雄快何必

旦夕公輔闡茸通顯然後為得意耶故人相知以
賀不以言僕今辱在下走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
猶蹭蹬一官眷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翅腐鼠之
與鵝雛哉足下今歸且高臥落款亭之雲醉呼
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天上
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聖明在上雲龍既
魚水自接無令來石情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謝眺青山終非卿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
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
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
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躡筴擔簦走京
師上書見稱為子丈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
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內寮廓之士謂沈郎
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罽羅終絕四

海也玄暉李白携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
英雄妙機權包絡寰宇懿美豪雋既已淨清華之
班又趨然遠舉為名高靈歟六合也取下者咄嗟
沈狀元寵靈夫子被恩澤不乘肯獵寺要踏津上
報國恩下充九族以為交遊榮施獸何苦朝見天
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卵求肯疲也斯三者
咸遠於名實矣何足知沈郎沈郎居交戎之下
為天子補衣襟入直卷從奏詩賦揚大雅此豈一
亦華陽洞天外

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尔沈郎言何太早也
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郎之名寧早
乎鴻士鉅儒遭嘗揚聲上可夔龍下猶不失歲星
金馬即榮名靈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决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勉作功名靈獨世人足
下愿之矣憂時眷主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
而託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
操也故曰三者咸速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
雖歸青山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下僊品者也進而婆娑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
亦洞天也退而婆娑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
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來乎山中陵陽白龍琴高
頽鯉揮手而招足下欲焚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
歌尔故人苦為令然爾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
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泗錢鏐伯陽蒙周公
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即簿書旁午中矣而不
濂也管人大隱多在東夷後身滿今也

刻碑幸即示公人僕自製碑文一首并河工生
申文一首附覽楚天吳對無限相思儻能過豕
上乎日疲遲之隆白

由拳集卷之十三終

由拳集卷之十四目錄

書

與沈嘉則先生二首

與孫以德

與貞夫

與王元美先生

與開之

與沈少卿

上汪宗伯

與沈箕仲

上座主朱太史

與唐惟良

與曾合肥

寄余沈二太史

寄高先生

由拳集卷之十四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沈嘉則二首

嘉平之月道出姑蘇遇王百穀問先生蹤跡云行
李不日且次吳某以王事牽人不能得便留八行
去自後遂聞渡江而東矣入賴日苦吏事執掌不
復使人尋先生淮揚又不得東使人一訊起居取
狀于錄四月始有人自廣陵來言先生尚留揚廣

陵陸無從家即委信使陸無從踪跡先生陸君不在家人云行李數日前渡江矣惆悵可知司馬倦遊歸即山川生色哉湖上過流波館不見尚書公想不勝山陽之感矣陸雅不善吏事今為令雖隆自知其不可況他人哉視事以來日疲祇思恐大不稱此官以為門下僚辱藉先生寵靈幸無甚得過此邦父老生平好黃次公寬和今為潁川無他材能獨用款款小大必以情先教化而後刑名即蒲鞭一切置之民亦以此附焉願莫有干三尺者

而又頗覩見閭閻隱痛比於神君神則安能所謂小大必以情者耳平昔斲髻有疑今遭人惟罄折而不復較對客譚文章家詎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獨怪曩昔諸公為僕私計過也然為吾民請命監司諸公有不可往往疆爭諸公亦見寬不深罪則或有天津矣城東門臨大河歲洪水為妖薄城垣故隄失守父老惴惴恐一夕化為魚陸故老幼迷道為言東門之役先是謀數十年無

也僕寔興是役昕夕兀兀矣始於王正四日終於
三月晦日而告成事未嘗以一鞭箠使其民也蓋
才智既不逮人又苦世務不更練又徒用款款之
愚然是役也秋毫民力竭膏血以從事一隄此豈
可以智計取哉由此言之雖有才無所用之矣海
內人士多皮相屠生謂屠生必不善此官故勉而
就此勉而就此故凡所措畫救過不暇何暇論犬
夫鴻烈卓異哉又苦上官稽會徵令簿書山積矣
諸瑛大教小集為文學諸生索刊刊成寄先生先
生倘再客淮南能遂涉潁乎下邑雖鄙將治十日
酒待先生

得七月帖子詩四章通志一冊讀之娓娓不厭佳
方與豈不廣志亦夥矣若通志闕博源流之類三
本辨次為品匪敢稱胥臣多聞茂光博物即其公
率臣而趨執前後真字宙間一種亦未聞有疑
太直者令人多以戒否為洋洋以休道為長

別業尚空潘漢東不語日為

尚物是

山川亡恙玄黃不改後世不廢竹帛之事則有
山可藏也客歲得海陵書盛稱願使君杪稔使君
入燕過某者十度某亦十往造使君之廬不淨一
面及蒞都門出舍報國寺使君乃與沈箕仲馮開
之沈君典來會一見把臂大咲酣語達旦某觀其
才氣真簸蕩千古非英雄不能知英雄矣之類皆
復與陳使君晤於西陵忼慨不及願君而櫟苑有
之亦自絕塵此兩君者實品中竒犖海陵之勝何
必狼山志中讀林大夫諸詩文想其人亦必疏朗
清曠之士非之夫何以能容先生哉先生今高臥
明夕榭故人寥寥乎何以為驩某治吏事微經終
日兀兀嘗苦世俗情深風雅道喪每念先生滄海
之東便令人歆仙積水可極遠道寧窮何昔登春
蒼閣撫弄雲日一眺平野也拙藁為諸生強刻之
縣丞寄上先生云何無逸品藻美

與孫以德

天寶四年

...

吏良苦狀更復多情兼僕不知為令涉穎而後知
為令也賈人東西過下邑昔時望車塵扶服淮泗
道上比於一候人甚者奴視僕何論亭長哉然貴
人傲僕而僕愈益恭乃私心殊愉快不悲僕即不
肖奈何區區以此冒諸胷中也數奉教足下勉為
吏幸籍寵靈無大得過此中士民庶幾報故人萬
一足下稱持節使者大河以南僕自五月十二日
始得報此時計行李已入洛不及一候道左祇深
帳結使者詞賦不重遊梁乎信陵今不在倘有辱

中壯士及夷門監幸不惜一握手即佳公子異代
同聲足下且登嵩少眺二室聽玉子晉吹笙復上
太稊禮玉虛師相滕遊哉言之令人飄飄欲僂恨
僕不淨陪杖履霄霏倚醉共大呼山靈亦來書許
與僕南會潁水之上下邑鄙無能具供悵則命庖
人治庖酒人治酒日恒引領望矣惠而好我梁宋
非遙管司馬長卿倦遊過臨邛令足下建節而
過之僕且負弩矢却迎即恭敬奚辭夫若下邑
卑王孫家改惡足下無為一辱行令

足下於謝使君使君亦為足下設榻久矣送足下
遊梁有詩今不奉公談行李次穎乃奉特左券邀
足下也

與貞夫

下邑荒涼貧民鄙樸土產鷄豚大麥及豆爾鷄豚
又以上瘠故味薄不可食至蔬笋亦無之無以奉
老母朝夕老母亦厭苦此中日夜思東歸隆今竭
力以勞萬民形容顛顛乎而無一善狀可聞於下
執事則亦惟不肖之故也遮不敢陳鞭箠門不通
一介以此當官庶幾免乎未和獨可憐吏胥苦饒
寒告老官舍逾荒落爾僕雅不閒於吏事為吏拙
如此亦以此少得過此邦父老子弟執事吾家黃
髮也何以教豕

與王元美先生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六
大馬之齒長矣以手大為耳榮名夢寐女國於
隔塵言念結人結風快結塵海以夫必信乎
無此比於...

詰恨不得與此今同嘗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
其陳迹或故物從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祕
輒展然大喜且披且詫想見其人神惝恍乎迴翔
寥廓之外而馳驚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
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
得奏薄技揆橐韞以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懷抱
下泉之感矣隆賦材故卑抗志頗遠不能達標執
壇而往往願北而大雅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管
然明傾心於國僑窳越委身於晏子荀爽御車於

李君送尉結縶於玉生君山歎息於予雲中却林
節於王粲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棒之所當
責可必殫涕誠以縶表之好焉好魯之精孫也
乎往者不可住矣不圖陸焉得與堯美先生
交吳越相去逾世無先生何美美哉世
何美美哉為堂惟德人竟德實格以
外為堂德美德芳世已見之為先生

李君送尉結縶於玉生君山歎息於予雲中却林

東吳為諸生秋勝制義中艷古雅諫廣成素
霄窈窕僊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為容
秘金書遙望岱宗軍思玉簡又鄒魯悅孔孟之
最濠梁慕莊老之玄虛之吳論李斯之古文淵
懷屈賈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秦相
之雨藻大梁豔鄒枚之浮華淮南美八公之鴻
幽蘄喜鄒衍之談天青齋騷淳于之炙較稷卨
田巴之雜舞靈光觀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
逸韻諸圖書秘記古文彙字類嘗滋其濼泐校其

鉅百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顧生也貧賤僻處
東海青山柱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喬是掛帛
無大雅座鮮高言識以夏蟲見同河伯惘然自
高炎閣視謂於世無雙壁如疾即主之依繼於
徽扶餘國之自維於海中亦不壞楚既焉
因稍窺宥期者無去意矣出而與海而
薄飛而天烈不解

統指玄醫儵為翰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棄事
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泐安用
生為每望吳會雲亭忽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
得即解印綬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去年獲晤
敬羨先生於都門託頡頏之羽結綢繆之驪不膏
幸矣吳下舊稱機雲今云二美昔見次公稍酌平
日然乃令人轉思大美何也近世七子研隱有聲
並驅方軌橫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
矣然愚竊謂先生最勝譬諸士雄當為秦楚先生

富材勁少需邊馳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
橫往恣寧賦白眉數子乎即如李子鱗雄傑深
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無論論其文信
先生推轂濟南亦至而愚以為無當先生何
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意得令夫地有
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令夫江海有瀉浪
擊波展鏡令夫人物有美惡定則有
新勳

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歎矣文章大觀奇正
合理麗亦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法
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
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
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燕
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中平易者
亦往往不少惟楊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世而下
論者為何平生辛苦蟲魚自况出奇間道終屬偶
師固未聞獨橫後人盡掩前愆也先生嘗謂李

孫奇過則凡老過則穉嗟嗟獨主孫哉于鱗之奇
驅騁周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奇
譬如終南懸崖奇矣然使終日而在日則巖不
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
巖不如雲輪之奏也信如子鱗標異凌厲半
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語之溫厚
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裴卿之詞藻
俊未明之語而不盡廢乎即夫

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往愆而又
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魏苑卮
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焉讀弇州集魁瑰鉅麗
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玄造焉其為文
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楊馬鞭筆褒雄其為詩
鍊栢漢魏簡林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庥
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
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雜俎閎麗之盛
間出益豪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群品題咏

靡遺古今萬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
之中本無所不有和竊意無所不有亦必有其
美遠自群玉之巔失足閻風之玉麟駭鬼
知所適何肯擅於登堂而受大教也
不啻大方區區之心欲自達得而無
鬼齊王也然先王廣遠遠識延攬而
夫之豈可快閉下不知有東海

則先生

先生以為何如矣人沈懋學者其人英雄善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自不甚偉能運鐵矛手藏刀夫疇嘗散千金交九邊觀成壘結交豪傑將帥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文忼慨忠義重然諾薦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不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超深義理每遭事意氣有之不則瞑目跌坐竟日為稿觀其人亦自不凡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冠隆交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生為

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通又不當輒委世往苦罪保憂思然隆私廣拔伏州郡變吏車乘息不致出聲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嗚嗚嗚高才尊官傲天下士者幾羅取滿前請教期不生乎撰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

嘉南樓舞俠率惠德春
交詳與為開之

懶僂懶爲雲登楚然人情有之疇管之日吾西
邂逅適願旅食煮華日南雙珠延津二龍飛逸林
交精氣感天青松秋心皦日菴盟足下迴翔金馬
僕亦踈躡天衢每過嘉榭軒婆娑竟日流連卜夜
膏而燕客高堂臨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忘學
鮒秦隴徵歌吳越朝出左掖莫過屠中醉蹋俠斜
迴盼倡家酒支千日門有萬里五陵太俠三河少
年探丸僭客蹴鞠六博鉅儒鴻士轡日亘雲護天
雕龍片語萬金啖唾成珠虬頭銳頭傀形殊相於

袍鷗冠高標遠韻娟娟者子翠眉鬢髮光輝照梁
清歌過雲三三五五洵美且都莫不連鑣分席振
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士宣城沈郎文藻思
河俠氣干霄旁通青囊兼精白猿真太華三峰
夷九曲寰中鉅麗物外魁奇荆楚周郎辨似江
字挾風霜心懸雲壑志輕圭組真浙江靈淵
懸永望而清遠臨之驚骨昆陵珠印蘇亦不
乘不後秦也海上會元山中五

即才如宿將先登魏壇濟南子即亦提偏師聞出
歷下構李陳即婉孌多態姿林蕩美不減安仁吳
江沈即秀雅而文氣骨兼勁何慙賈傅南海姚生
尚玄守雌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詩魔酒德大隱清
朝又有黎秘書白首校讐比廣文之三絕歐博士
青羶風雨擬平子之四愁沈吉士賦就相如逍遙
而直禁內黃文學歌竈元叔翫骸以倚門邊姜山
人疎才薄執舌比君卿瞿孝廉積毀煩究心同屈
子徐茂吳翩翩秀士願益卿落落奇姿足下壘沈

之才逸逸之品情祿太上中懷希夷如天台長松
嶽翁古雪高華氣色隔塵遠委僕則木石而無心
言訖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焚桂驅車迴轅
減字絕句臺之跡都玉篋之絲竅兼六之
雲之玄寧為拙性母為巧宦無為瓶瓶
無為壘壘母為梅為菊為蘭為菊為蘭
美不美則亦不美不美則亦不美

遊西山之落月濯潞河之長流橫觀滙人傳
嬉而一時雄快也不意迤巡歲序轉瞬風波故人
參寥舊遊零落元乎楚人歸采蘭芷於空交產夢
想枕柳沈即返駕於青山于子分符於津滌茂吳
一麾於江海蓋卿三黜於滇南陳生放浪於吳中
僕亦旅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為騷楚何大津臺空
江漢流萍能不感矣乃足下於僕交遊中尤為
篤方其晤對則明星有爛痼疾猶未爽至其
一日三秋尺尺萬里蹉蹉開之安寐敢看蓬
好若此也金石之誼勒乃溪中離索以來憂思
積翹昔北望眼窳落日淚迸長雲每裁尺書山川
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宣足下云鴻忽不絕無相
忘也嗟嗟僕豈忘之乎足下待詔金馬起艸明
出與諸公列館分直開群玉之府抽萬卷之秘
而剖肉遺細若把弄兒子或焚芸香讀賜書
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貴倨矣願何有
酒上一亭長而卷卷素心書未敢切也

文道至僕若

小大成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過無小大成負弩矢
郊迎僕即負弩矢郊迎扶伏兩手據地賢客誚讓
或箕踞娼罵隸也不力供帳不感起而塵掬面矣
或哀憐黔首催科稍後寬假則兩稅移檄督過虢
猛魚煮之氣如虎焉嗟嗟開之奈何令為而僕未
嘗一日作擯省牛和馬和鷄豈疲和無不可矣古
者黃屋之貴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
蓋公奈何以一官驕僂令僕且從旁胡盧之矣
其悲夫白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

則其所託者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
彼且為豫且假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和為人陵
轍而怒則陵轍人遂喜和僕雖不肖辨此久矣所
可恨者簿書既熟文稅逾踈世俗情深風雅遺喪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嗟嗟開之如屠生何僕聞古
之為令者彈葉弦歌咏先王之風河陽名花勿
丹砂風偷然速矣而今乃為名法之限大禁

雜道莫怪揚議僕居相半歲始得

一

假一兮六合朗霽雲物且為僕佐五色馬依依歐
蘇兩公晤對丙夜偶憶長公垂老還媿居宛客
舍為之泫然出涕侍坐兩公得詩四蓋不復就枕
詰朝吏事牽衣僕自佐一官五臟俱俗嗟乎開
之而思豈不异平生而寧知豈大异平生九折稱
良百鍊繞指事固然也蠶化為繭陵烏化為烏足
烏足化為蟻螭斯彌化為食醢食醢化為九猷羊
肝化為地皋馬血化為轉燐令僕為此官不已將
何化乎雖然泥蟠霄行亦化也龍故在矣足下有

言能乘雲不能伏爪烏觀龍哉願足下無以皮之
猶乘三夕晦日沈君典舟抵淮揚曹道問行亦
來款款天下多情人也孫以德壽節大漢書
人物色之矣孫生云遊梁登嵩少購大和
僕南會潁水之上僕且掃榻蓬萊恨不
俱南亦僕今若躬勞蓬萊書畫元元
事然觀天地之能大哉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軒懸奕感欲與大化爭長亦惑矣何論小吏耶
王將相不波漸乎何論崇秩即鍾鼎竹帛不冠
乎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畢宰乎何論聖賢
天地日月不墮劫乎是故達人帶索鼓琴捨德
歌彼誠有見焉非漫也而僕竊竊焉論世情諱
况矜榮辱叙離合忼慨傷懷不尤可展然笑乎
下深於玄理蓋懸解之日久矣僕此言謂何多
觀微漸返自然五嶽可期三山不遠御風騎氣
所不之安能舍逍遙之適而慕天機也僕始以

東函親迎勞之曰君蓋卿也彼其本非品奎而
猶不失諸曹奏請賦於至尊持文恭於美選
薄言而素竹全為僕茫然自失也何物而全
物而諸曹何物而令僕不知也僕不知而
其亦不知者相喧乎涉類來僕悉未下
來善其實也而勉為之世乃深寂
徒知以是為性情者也

與沈少卿

蒼頭入直奉尺書足下云始得書甚喜自說已
械寒寒數言爾文云長安諸公得書皆甚喜得
謂屠生有書見寄已開械寒寒數言爾僕自與
下剗使苦吏事冗甚不能一一作書作一書徧
諸公亦違昔常例燕非所改施於足下矣甚亦致
云見馮生沈生書復位長語以為恨嘆嘆
厚僕姑此為僕未能盡點尚新為衣裁足亦願

僕長語不得以為恨此何心僕於此雖至愚亦知
少卿以厚豢族云云不然者書來一過棄置篋笥
中爾念其感激注數行下僕居長安昔與足下交
不薄僕方以令行始不知令善也而楚楚位若
君亦多勞若屠生者獨足下不然英雄用心亦有
為矣僕文不能營足下所以不相勞若故爾
足下為薄謂足下不用情於小子乃後末
書道遺美錄錄之私美一二長語不坐

哉馮沈諸生皆賢豪丈夫而佐兒女子仁足下
是也僕以此失足下矣聞少卿居長安甚高羨侃
侃節亮未勅之風來書譚說時事忼慨傷懷少卿
白哲秀骨婉孌而節槩若此固知太史公稱子房
不誣哉足下云僕今且佐繞指柔乎世情增半人
品咸半僕非敢然也子不聞應龍之泥蟠乎飲沮
洳如文蝦蛆而謂龍性改和今之為令者豈弟惠
和志意猶可行惟以骯髒取罪上官則必不可行

以骯髒取罪上官則雖文學如游夏治行如龔黃
無所用之世人言文人多不善此官以其性誕謾
也游夏非文人乎僕嘗謂若神龍可測安名為神
世人好以皮相天下察廊士即不幸以丈夫氣敗
官世不謂丈夫高謂為以不善失之且謂相吾輩
奇中也豈我輩重棄丈夫氣素中而後兒女乎而
為容取博學應應之亦習玩矣之然運顯晦之
明奉壽之用素長好者獨若惟吾輩也

何者一令不足憎惡其為天下丞相也然而為下
民請命大義所在往往彊爭丈夫之氣猶嫌其橐
不盡也譬如河朔俠少年學為好女子嫣然都雅
肯露壯浪本色足下笑豕摧頽當蘇若肯像何敢
言

上汪宗伯

隆不肖童牙譚執三十無聞流落風塵飄泊吳楚
漣娑獲髻蚤見二毛奏技有司有司敝帚退處鄉
曲鄉曲遺跡家在大江之上長風卷茅寒潮打門

木落高天優啼曠野沈寥蕭瑟之境真使人蹙蹙
又苦窶甚也而隆處之殊適好讀五帝三王之書
不察衆技之說饒以之為餐寒以之為衣又好執
鞭天下賢士大夫咸謬辱才名見收進之文選之
末若先生者固大海以東鉅屨也隆亟欲一見而
清塵茅私念不私羨不敢先於薦紳先生遂山
且先生有道長者風采嶽嶽安敢自媒而
自媒而進之隆知其不可况先生

生三十年交遊士大夫時時有之而顧不敢求先
生一盼夫室同太華作鎮於西無論東也即西人
不一登焉何也蓬萊瀛洲立極於東無論西也即
東人不一望見焉何也是隆之羨也亦隆罪也乃
今不意得以薄稅收於門下為門生夫士之所稱
賢不肖者如龍泉馬如鉛刀馬如騏驎馬如駑馬
馬如夜光燕石馬如豫章樗櫟馬彼良工之所收
者龍泉乎鉛刀乎騏驎乎駑馬乎夜光乎燕石乎
豫章乎樗櫟乎士誠得望見清塵愜其平生即以

鉛刀進以駑馬進以燕石進以樗櫟進既不辭也
而乃今又得以賢士之名與天下俊髦並席而分
分道而趨以進聆大君子之緒論愜平生望見之
願而又有賢聲即徵幸顧不厚哉曩歲釋褐者
師朝脫草屨莫列縉紳指三十年飄泊之苦而
且回翔雲霄之上意津津不啻足矣是誠美矣
吏息念清華遊自簿書絕望金馬棘門

乘足慶耕而處力國命亦亦能清

重政由

道以吏事為風塵以入直為閒適以視篆為執事
厭薄外補勞苦屠生謂隆不泮館職而擯之小吏
以為太息隆不惠心切非之隆才藝不加於人而
過求非分則大罪也夫制科甲乙莫非俊髦清華
流俗莫非王官收錄陶鎔莫非主恩矢謨宣力莫
非報稱立交戟之下出入承明之廬撰文奏賦納
誨進講禱袞闕暢國美稱侍從臣誠然清華至分
符佩印承命出牧為天子執宣職事惠養元元即
何言流俗哉且葦藪之內提封之外萬里几席也

中外百執事如星羅焉不有清班疇潤鴻業不有
吏治疇宣鉅化交相資者也此奚論論他日所操
豎者可不可爾世之譚者又往往謂文人多不事
吏治吏治夥矣民隱至闇政務至繁俯仰多方
機靡定人情九疑世路洪波非涉歷不熟非閱
不達非鍛鍊不精而文秩皆不得兼焉故文士
求善吏事使文人為吏事是使麒麟捕鼠而
鳳也陸機曰善吏者善於世故也

說詩書泛濫百家曷不究矣考古驗今觀樂察曷不精矣如是而為更治曷不善矣夫太阿純鈞陸剗水斷剖瓜切玉無擇也取長途識迷道必老馬之智從所習也使文人吏治是寶劍之割而老馬之指迷道也世人謂文人不善吏治隆謂必文人而後善吏治其有不善者必其於文執疎也彼游夏不宰乎誠謂文人不可以吏治則椎魯無文者市人爾市人可用吏邪則天子安得市人而用之也隆無他行能平生獨喜業文乃文執又疎疎

也是隆之所大懼也雖然亦為之而已夫終日而眠則虱大如車輪焉終日而運則太行王屋移焉其神到此豈步不已跋鯨千里其力信也天下事不患無能而患不知懼懼也則勤可補拙勞可相不逮無懼也則賢豪聖智或因隆知懼矣先生試問隆所以治頓上馬置對矣方今天子神聖小大臣工咸懷忠良先生以黃髮耆德師表百僚邇奉主上穆手休嘉行執三五隆恨不得自比於虎衛士之列一瞻光華也主上倚昆方切不

者何物長卿緙約若爾湯罵則愛之呼牛馬則
之唾則乾之蕞於餘竅則承之彼怒而早辯和顏
退而置之矣請讓而謝過背而胡盧之矣故朝夕
兀兀則無窳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虞其患
也為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無滑
其和也罄折奚苦矣此非所謂邪方毀行而以絮
楹也余蓋以為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為娛太矣
所居淮泗北折而苦縣則伯陽產焉南折而濠梁
莊生之所家也東西去百里而近為潁壽潁古潁

川歐文忠蘇長公宦其地有西湖濔濔十里可泛
也壽古淮南八公山在焉馮高而眺之如落几席
八公可揮手招也又雲氣時時起芒碭諸山長歌
大風風輒蕭蕭至矣城下新隄初成度支可萬金
幣有一錢乎亡之則秋毫民力也秋毫民力而民
不怨者何僕無他材能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
也愚所以誠也隄成乘舟臨流望焉水光粲粲
魚上下雲物四揚六合曠然莫然快哉不
少樂取是語書之而後已也

此令苦余而余不苦令令如汞何足下無挾白雲
司驕我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俗情深風雅道衰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則令之故也曩固與開之言
之矣余不苦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鵠舉矣嗟乎
沈郎努力雲霄上報人主下光友朋竹帛之事足
下圖之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隆行能不歎辱在泥塗韋荷先生一盼遂齒於人
提之風塵置諸雲霄拔其垢溷而揚其光采以微

龍靈於諸松緊匪隆能先生一盼之力也天先生
持當世位者之衡標大雅振鴻響而隆以薄技過
之布鼓雷門不啻鈔矣此豈誠稍有當於先生哉
則其所覆茹者閑也孫陽誠善相天下馬乃其所
狀者豈能盡騷裏飛兔哉騷裏飛兔世不一二有
則衆馬亦或不得不一盼也雖其十盼也而衆
亦罕與騷裏飛兔相類而矣豈非騷裏飛兔世
信焉信騷裏飛兔也

雅生色而隆獨黠靈失意牛馬走淮泗上是神駭
一日千里而衆馬果不前也雖然不可為跛驚千
蹶躡不已亦千里矣世人豔慕承明之廣多舉以
為隆言不知萬物自有分也騏驥千里難往捕鼠
龍劍切玉而錐補履分弗可易也今夫名仕蓋臺
石室則冲舉易爾即脫凡骨而飄飄然傳乎則惑
也鳳而朝陽鷄而時夜是隆之所安也故疇昔京
師閉門下槌知此分矣雖然亦有太恨焉主上神
聖不世世先生洛德鉅儒日侍講筵義望亮瘁之

他且莫問矣譬如景星在天卿雲有爛杏靈之慶
時不願一睹見為愉快也即令隆得為虎責者

陛盾即拂蓋即與保儒爭飽而一快睹當世之

或立槁無恨奈何天刑之也以為陛盾則大

為侏儒則太長則為瞎交戟之下也然此

言焉隆誠不佞無當大雅令得備侍從走

殿許身夢龍補衣補德至如相如楊雄之

主赫赫藻華弟稱天下之臣服來王

服獲出也八下

而知已前又不一吐是終於候秋草先朝露而
采無見也此隆之所為仰首伸眉一陳說而不
者也隆今者為令無他材能有朝夕思而色無
官以賄敗恩務以情窳恩替而自障恩率而務
恩柔而繞指恩剛而若楷恩拙取賤恩巧誨
多言而數窮恩骯髒而逢怒鄙屋難照糾禁難
下民難調上官難事以負嶮巖行畏途佐吏良
若無恩乎又其甚者姦阿疑於忠厚直道疑於
任氣本趨疑於持重聲清疑於輕濁奔走疑於
廉

刻核疑於英敏寬仁疑於庸懦避事則為不
事則為沽名或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不以為
賢或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不以為賢求以為
上則下不堪而令之職廢求以為下則上不堪
而令之職廢不自信則顛越而喪厥植果於
自信則且諸而窮少舍其職業而媚上以取
憐夸毗以保養名法之所禁知實心為下而
且語窮少一切則世俗之所不道即不幸不
得乎上雖

守如隨風才如管晏治如高

苦能無想乎隆且奈何朝夕兀兀如是爾矣隆及
不幸居京師濫竊文章之聲杜門自守不敢促裝
咿嘸乞憐諸公間又有骯髒聲夫好文章家則以
為必薄吏事好骯髒則強項而不下如今何是諸
公之所以相隆者也如是則隆滋想矣期朝夕勉
強從事以無負主上而為門下僚辱其道靡繇也
願先生教之隆且膝行而前聽也秋風多厲勉矣
加餐

與唐惟良

鄙下逢君遊遠願把臂促席狂歌浩眺躡層臺
之長雲邀西山之落月真出天地之外之乎寒亦
也陶比部席上得聞佳論具見款款微我顛覆內
我枯朽真不世之造也青松指心曠日滋聖及下
忘之僕豈能忘之乎足下矯矯雲漢高視天際
焉去國內無情念之懷外無淒涼之色天下奇
子哉聞之使人莫然神快又為足下
夫惟良

巖帶名重於九鼎山嶽之秀交遊之光僕今瑣
一吏倪仰藩折都無丈夫氣回面自媿矣足下何
以振我弭節維揚乘月坐二十四橋上聽玉人吹
簫飄飄欲僊僕望之矣謹哉短書使人迂旌干江
上吏事正冗不宣我懷小刻新成奉寄覽教關山
邈遙因風神往

與曾合肥

足下溫溫都雅玉瓊黃流夕迺益令人敬慕弟
居都下風塵汨又不能時時從足下遊今離間出

宋淮上五... 山嶽之秀... 交遊之光... 僕今瑣... 一吏倪仰... 藩折都無... 丈夫氣回... 面自媿矣... 足下何... 以振我弭... 節維揚乘... 月坐二十... 四橋上聽... 玉人吹... 簫飄飄欲... 僊僕望之... 矣謹哉短... 書使人迂... 旌干江... 上吏事正... 冗不宣我... 懷小刻新... 成奉寄覽... 教關山... 邈遙因風... 神往

海東野史卷之六

東來書馳騁在邊

日次都門長途勞人尚不得的報於都幸來嘗

二介僕者候旌蕭大江之上何游無罪情有異

僕自童牙神往姓姓乃先生迴翔霄漢為不

辱泥塗懷刺及困窮者未入恨不得垂囊

當下難事重負少年懷想辱低而不前近冬月壯

選會先生家居得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歲也以此知來重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合哉聊為我十年風流則易不味心也先生

過主策各極的上

谷滿實曾吟曰

荷柳成風之羽而

送幾生出入

美善無語

美善無語

美善無語

為分也尚能鳴琴鼓瑟而營丹雘亦
不可則仰屋歎爾僕寂不肖諸事多
廢而老不
於作吏徒用昕夕斤斤即形神為枯
不問閭民
疾苦將以小勞而補其匪大拙亦不
敢過於
以求當監司求聲名會有天幸無大
得過事
人遊世無術則退而安其拙願亦以
拙亮焉
苦執事身處雲霄遺梁金馬烏覩令
哉僕務
觀茶如薺譬彼小星實命不同僕妻
敢望
不屬車
遊塵哉
自度無
炎暑
君
泉
之
投
憐
也

揚馬風塵牛馬固其分也願言努力明德茂遠
鉅工報主上下光同施豈不盛哉僕在下風式
且舞吏事方冗率爾裁書俯因南鴻八行慰我

寄高先生

江上一別又逢素秋天寒水落陸若
蒼林
流余
翫
短
條
立
滋
滿
遠
望
愁
人
中
心
其
苦
錄
每
有
疑
於
天
人
之
際
小
星
况
之
其
苦

東惠先生

誰何先生乃爾念此忽墮雙臂感深五中某未
庶無能為先生備晨炊徒有拳拳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某願先生益崇明德大旱之後豈無豐年知
先生曠度諸亡胥懷某數奉教門下日夜祇想用
敢以涼德惰棄成命願黔驢之質為技幾何世途
九折難可策足是某之所大慰也先生何以教之
母夫人而下萬福大兄讀書楚楚玉璫黃流今年
從何人授易也率爾臧書有懷不悉

由拳集卷之十四終